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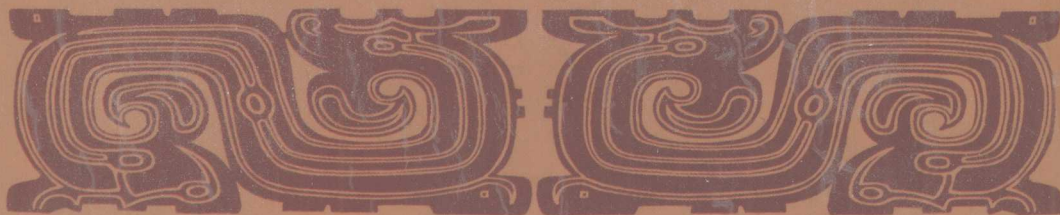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三十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歷代學案

第十七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

目錄

清儒學案

四（卷六三至卷八二）

王智勇校點

刁忠民

郭齊審稿

.....

—



儒藏

目錄

清儒學案卷六十三

雙池學案

雙池居貧守約、力任斯道之傳。其爲學涵泳六經、博通禮樂、不廢攷據、而要以義理爲折衷、恪守朱子家法、與江氏慎修學派同中有異。慎修因東原爲之後先疏附、及身大顯。雙池遺書經百餘年、始得刊行。學術顯晦、固有其時歟。述雙池學案。

汪先生紱

汪紱初名烜、字燦人、號雙池、又號敬堂、婺源人。幼稟母教、四書五經、八歲悉成誦。比弱冠、侍母疾、執爨調藥者累年。母歿、走金陵、泣勸父歸。父叱之去。乃流轉至閩中、爲童子師、授學浦城。從者日進。聞父喪、一慟幾絕、奔赴營葬而返。合衣冠於母墓焉。先生自少時、已著書十餘萬言。三十後、取所爲詩文盡焚之、益肆力學問。年五十一、強從族人弟子

之請、始應督學試、補縣學生員、三應鄉試不第。乾隆二十四年卒、年六十有八。平生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、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。旁及天文、地輿、樂律、術數、兵法、無不究暢。其爲易經詮義也、以明初傳義並行、割朱以附程、其後專行朱義、而襲用程本、蓋兩失之、故從朱子本義、分別經翼。程傳之精粹、朱子未及收者、則慎擇以附於後。本義有未安者、則稍爲辨析焉。其爲書經詮義也、以爲二典三謨、九疇、洪範、伊周微言、多與大易、中庸相表裏、故就蔡傳而益發明義理、以究聖人之事、而得其用心。此二書皆初稿久成、晚年重訂者。其於禮也、取雲莊集說、以爲平易純正、然病其雜引他說、不爲折衷、乃蒐輯紹聞、裁擇而刪定之。又以儀禮所存爲朱子家禮之所省者、商榷而增益之、以見扶世立教之意。其於春秋也、每謂此經難治、非理明義精、殆未可學、故斟酌四傳而去取之、不爲深



儒藏

曲亦不泥一字褒貶之說。其於律呂推究尤精。嘗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。乃經生家紙上空談。未嘗親執其器。工絲竹者。徒守其器。又不能察其所以然。夫理寓於聲。而律顯於器。器以成聲。以合律。則器數又不容以不考。因合樂記及律呂新書而疏通其意。更上採周禮考工先儒注疏及論樂者。爲樂經律呂通解。又與江慎修書往覆辨論。慎修固不主截管候氣之法。而於先生律曆同理之論。亦深韙其言。其深造自得者。則在理學逢源一書。內篇明體。外篇達用。蓋爲之二十餘年而後成也。所著書有易經詮義十四卷。首一卷。易經如話十二卷。首一卷。詩經詮義十二卷。首一卷。末二卷。禮記章句十卷。禮記或問八卷。六禮或問十二卷。末一卷。參讀禮志疑二卷。樂經或問三卷。春秋集傳十卷。孝經章句一卷。孝經或問一卷。四書詮義三十八卷。理學逢源十二卷。儒先晤語二卷。讀近思

錄一卷。讀讀書錄二卷。讀困知記三卷。讀問學錄一卷。讀陰符經一卷。讀參同契三卷。山海經存八卷。戊笈談兵九卷。醫林纂要探源十卷。立雪齋琴譜二卷。策略六卷。大風集四卷。別行者。樂經律呂通解五卷。物詮八卷。詩韻析六卷。詩文集各六卷。參余元邁撰行狀。朱筠撰墓表。雙池先生年譜

周易詮義初稿序

易言時中之道。聖人所爲寡過之書。在天涵理而著象。在物成象而寓理。故上聖得理而顯象。其次因象而觀理。其次乃即事以求理。得理而顯象。人之作易也。因象而觀理。學易之方也。即事以求理。卜筮之用也。理備於未始有事之先。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。用顯於事至物交之幾。故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學易之道。如此而已。秦火之烈。易以卜筮得存。漢儒類以易爲卜筮之書。而不求其本原之有在。故京焦流爲術數。流爲術數。



而易之體亡矣。漢、魏之間、王、何始遺象數而專於言理、理非用不顯、不顯於用、則理或非理、故王、何入於虛無。入於虛無、而易之用又以亡矣。宋儒說易者多矣、周子作太極圖說、易通、程子作易傳、理之純也。邵子演先天圖、數之備也。朱子象數宗邵子、義理主周、程、於是體用備呈而義以不頗、時中之道明而人得寡過矣。顧太極圖說見毀於象山、程傳受詆於袁樞、邵圖見非於林栗、當時異說之禁、則已若此。朱子專以卜筮釋經、又作啓蒙、以翼經傳、乃象占之說、卦變之圖、後世妄人猶或紛紜異言、以呶呶朱子、謂之何哉。竊謂易之原本乎天地、易之用則專卜筮、自非上聖、不能心與易合、動與時行。其次必因事求理、而後協於時中。故古人重稽疑、重稽疑者、非憑之術數、以爲前知、實使人因象觀理、由是以得上天之訓、而行事可以無失乎中也。執卜筮而忘理、易晦、并卜筮而廢之、而易

或幾乎熄矣。是則朱子之以卜筮釋經、正朱子之功、於是爲大也。絳生朱子之鄉、承太傳清簡之家學、有志於寡過而未之逮。憶甫八齡時、戲折竹枝以排八卦、先母見之、曰、八卦有斷有連、汝所排皆連畫、妄也。對曰、兒以仰體爲陽、俯體爲陰也。先母曰、是得其意矣。又嘗觀卦變圖、曰、此自下而上、陰陽每交、易一畫也。父兄奇之、曰、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乎。無何、家貧廢學、遊食四方、荏苒四十餘年、終身過中、於易曾無一得、矧敢出其說以質人、謂足以廁先儒之席歟。顧自念幼嗜是書、又重辜父兄之望、邇乃重復研求、因繼詩、書詮義、稿成、自書所得、非敢謂足以發先聖之所未發、而闡紫陽宗風、然信好殷懷、或亦可因之以見志。若乃時下說經、專供制藝而深焉者、則又旁搜穿鑿、以詆排朱子爲事、此則絳之所深羞而切惡者也、其違效之。

禮記章句序

小戴四十九篇、大抵純駁相雜、蓋漢儒傳記之屬耳。而自漢以來、並列學官、莫之或易。下及元明、設科取士、皆惟以戴記、而周禮、儀禮不與焉、俱矣。然儀禮先聖之法、而行禮者貴得聖人之心、無得於聖人之心、則節文亦未焉已爾。戴記雖不皆純、而古人遺意與夫先聖微言有傳之未失其真者、則皆有禮樂精義所存、是以由曲臺而大戴、由大戴而小戴、亦既愈汰愈嚴。今大戴餘篇猶存、而程、朱自小戴表章學、庸遂以紹千聖相傳之道統、知小戴之獲列於經、非無謂也。況世遠言湮、經殘禮廢、而情深服古之儒、志在踐履先王、以求陶淑其身、心以昭周、孔之訓、其因文而得意、因略而得詳者、舍是書、其曷從也哉。或曰、小戴中亦惟學、庸耳、今既撮出二篇、則其餘未見尙於大戴者。余曰、不然。學、庸固醇乎其醇、而餘若曲禮、內則、少儀、則皆筋

骸之範圍、爲學者一言一動之所不可廢。其喪禮大小諸記及冠、昏、祭、鄉、射、燕、諸義、則又盡節目之詳、繹前聖制作之意、實羽翼儀禮、而相需以並傳。學、樂二記、馴雅深純、無容訾毀。由是言之、則非大戴遺篇所可及明矣。顧先儒之治小戴者、鄭注既祖、讖緯孔疏一於附會、皇熊漫濫、鮮有可觀。是無論戴記之駁者愈遠愈離、即其中之所謂純、亦因之而盡駁。宋儒程、張雖時發精義、而未嘗統爲折衷。朱子既看儀禮有序、而欲因經附傳、斯記、庶幾就理、未克成書、以付黃勉齋。然勉齋所手定、又時似與朱子舊說稍殊、要於二禮全書、亦未遑詳爲梳櫛也。外此則荆國既多矯誣、藍田未免束縛、方氏附會爲多、石梁批剝過當。餘若輔氏、饒氏、應氏、吳氏之徒、各有發明、而劉氏時多粹語、陳氏考據詳慎、時爲特出者歟。獨是制科戴記取士、於是士雖名爲習禮、徒矜羔鴈先資、遂至武林之集解、凡



遇喪禮、皆盡行刪闕、是宜乎雲莊之浩然興歎也。草廬多所紛更、果於自用、雖今人有崇事其說、於鄙意則未敢愜焉。要以平易純正、盜取雲莊爲最、但陳注或雜引他說、不爲折衷、或隨手摭援、不順文義、而其閒擇之未精、語之未詳者、亦所時見。紱每讀之、而有不能釋然於心者。常欲更爲蒐剔、以示來茲、而又以質本愚蒙、觀覽不廣、誠恐適滋固陋之譏、是以更欲需之歲月。迺吾徒有請者曰、必求觀覽之廣、則畢世其何窮也。聖賢祇有此心、當於理焉合矣。予既領之、因即雲莊舊注、略復蒐輯、紹聞、更參鄙見、斟酌去取、別其章句、手錄成書。雖所取用不過數家、深慙孤陋、然前聖作述之心、及高堂生、蕭奮、孟卿、后蒼、二戴相傳說禮之意、與夫學禮者身心之範、或亦其有得焉、以無戾於先儒也乎。若乃因經附傳而合斯記於儀禮、則竊有志也、而姑待焉。亦以小戴爲今日習禮專經、故莫若

詳於是焉、以斯爲儀禮之筏也。篇次悉因舊本、毋若應刪吳裂、至其所以去取之故、是非之辨、有非章句所能悉載者、則又竊附朱子四書之例、別著或問一編、以盡其說。世有取此書而閱之者、或亦可以爲儀禮之階、而資風教之一助、更取或問而閱之、其亦可以知紱之心矣。

六禮或問序

三王異世、不相襲禮、而製作之緒、維周獨隆。是故孔子曰、周監於二代、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況後世之言禮者、又舍周而奚尙哉。宗伯五禮之職、遠矣。顧終遭秦火、強半無傳、而軍、賓、諸禮、修之廟堂、非士庶所得而與。王制曰、司徒修六禮、以節民性。則以冠昏喪祭、猶切乎人民日用之常、士君子所當執持、而不容斯須或越者也。今禮之全書、雖不可見、而幸儀禮數篇、猶摭拾於燼（末）（末）、得睹先王遺意。迺世遠時殊、而宮室器服之制、出入起居之

節、或已不宜於世。惟我文公朱子特起於宋、哀禮教之式微、病繁文之寡當、獨任世教、斟酌羣書、祖述儀禮、參以司馬書儀、折衷古今之權、以成家禮一書。雖未能得君行政、以躋天下於三代之隆、而使後世之人猶知有古禮之大閑、俾武、周微言不致泯湮高閣、是則朱子之功、蓋不在周公、孔子下也。但宋之世已異於周、而今之世又異於宋、閭巷愚氓既懵然不知禮爲何事、而一二學古之士或知禮之當執者、又不探其本、而循循於度數之末、是以演繹儀節、言人人殊、是朱子之所病者、今又甚焉。絃竊以爲禮之爲學、宰制羣動、涵毓性情、既當執持其文、猶當深察其意、陳其儀而不知其意、一祝史之事耳、周旋度數、胥何當哉。用敢取朱子之書、參之儀禮、合宋、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、設爲問答、以明禮意、期於揖讓周旋之末、而得先王立教之心、庶閱此者得以知禮教之本、而曉然

於禮之所以不可不循。抑朱子家禮一書、實于禮樂廢棄之餘、故每從簡便、以誘人之易從。而故老之傳、多謂此書未成、爲人竊去、故儀節圖書實多未得改正之說、觀深衣一章而可見矣。是以朱子病革之日、門人問以身後喪禮宜用家禮否、而朱子以爲太簡。此又可證家禮之從省便、爲誘人以易行、而非禮之郅隆者也。後之君子苟能由家禮而進之、以備夫儀禮之制焉、寧謂非朱子之所深望乎。絃是以不避僭踰、於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、輒爲斟酌而增益之、非敢謂朱子之書尙未爲盡善盡美、要亦微窺朱子之志、而欲探乎禮教之全。夫家禮已從簡便、誘人易行、而今人猶或莫之肯行、況加詳焉、不益加人以望洋而阻之心哉。然絃之爲是書、究未敢冀天下之必行、亦不過剖析先王及朱子深意、欲與二三子時爲講貫、且師其意、以修之於家而傳之後人、俾日用知所持

循而得免爲閭巷之子。斯世有閱之者、將以僭踰罪焉、所不暇顧耳。因自明己意、以弁於首。

春秋集傳序

春秋魯史也、聖人修之、而孟子謂之曰作、誠以大義微辭、聖人所獨斷、而非徒記載之文也。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、以垂後世之法、聖人然也。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、以某字爲褒、某字爲貶、使後世之人多方以求合、而莫測其意之所存、聖人當不盡然也。竊謂魯史舊文、亦非漫無矩矱、其閒如內不書弑、公出書孫之類、皆舊史遺法、與晉乘、楚書各異、是爲周公之典。故韓起來聘、見魯易象、春秋而曰、周禮盡在魯矣。第二百四十年之閒、史不一手、文有煩簡得失之殊、於是仲尼修之、以復周公之舊。其有特筆斷自聖心、則如春正書王、河陽書狩、桓正不王、定元無正、稷成宋亂、澶淵宋災故之類、是爲直著譏貶、大義昭然、無勞曲說

也。其餘則不過屬辭比事、是非功罪、按事可考、而勸懲已寓乎其中。但於今舊史不存、無從考據而知其何者爲孔子之所筆削矣。惟左氏記事詳明、故讀經必以左氏爲案。公穀二氏所述之事、見聞異辭、難足據矣。然左氏所斷之辭、所發之例、實多於理背謬、確有不可從者。公穀辭義甚辨、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、則得之者半、失之者亦已過半矣。迄漢唐宋諸儒、迺各事其所事、或援此以擊彼、或合異以爲同。朱子謂聖人心事正大光明、必不如注疏家之穿鑿。蘇氏謂諸儒說春秋、多似舞文之獄吏、不有然哉。程叔子傳、胡氏多宗用之。胡傳大義炳朗、辭氣昌明、遠駕漢唐諸儒之上、而三傳得所折衷矣。然立義時或迂疏、而辭旨每多煩複。如元年而責以體元之義、周正而冠以夏令之時。齊桓首創霸業、多爲曲護之詞。魯桓兩闕秋冬、何與誅嘗之柄。衛伐無虧、豈眞忘德。魯珍季子、未必能



賢。以常情待晉襄、以王事責秦穆、書法不太曲乎。責晉厲之不君、於樂書無貶辭、何辭不達意也。是亦以胸有成見、加之附會、而逐字求深、過泥之、故失之。故朱子於胡傳有不滿焉。迄迺大全所載宋元諸儒議論、亦多可補胡氏之闕、而要之、各出意見、得失相參、在鄙意常思有所折衷、而未敢率爾珥筆也。然存心亦有年矣。今功令一遵胡氏、治春秋者、迺記取冠冕數題、略撮胡、左大旨、持以應試、雖經文且未曾徧讀、況胡傳乎。夫經降而從傳、傳降而爲時文、時文又降而爲勦襲、尙詭然以經生自鳴乎。予甚憫焉。謂欲以發明經意、自當求之於經、通經以傳爲階、自當博綜於傳、傳之立義各殊、自當折衷於一、一無可執、斷之以理、理無常是、衡之以中、中無定體、參之以時、時有不同、案之於事、聖人之道、時中而已。隨事順理、因時處宜、春秋筆削、不以其是乎。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、時或斷

以己意、寧淺而無深、寧直而無曲、序事必綜本末、論事必於周詳、有疑則寧闕、無敢鑿也。其所取用、不過數家、足以發明經義而已、餘皆從略、不欲其煩、匪矜博故也。明初始定科場功令、春秋四傳並用、成祖而後、乃獨用胡傳。然迄今命題、亦未嘗不兼主左氏、則合四傳而斟酌焉、於功令似亦無所背抑。絃之集是書、要非爲場屋命題、使士子作時文故也。但春秋爲朱子所難言、予小子何堪僭妄。然朱子於春秋既未遑及、則繼朱子者尤不可以無人。茲所去取、實一宗朱子之意、紫陽可興、當亦不予過謫、則揆之孔子之意、或亦不相牴牾也。朱子作易本義、祇以易爲卜筮之書、愚於詩經詮義之著也、亦祇欲人以作詩之法讀詩、今之於春秋也亦然。人之讀春秋者、其即以讀史之法讀之焉、沈潛而反覆之、以論其世、鑑空衡平、將聖人筆削之深心、時或遇之、自可以無事深求也矣。

四書詮義序

朱子曰、治經爲經之賊、作文爲文之祿。夫治經本期以明經、而反至於賊經、則經誠不可治歟。夫聖賢經典、本使人講貫義理、以爲自修之資、而必非徒務夸多、以勞人思而資其口說。乃章句訓詁之學、則徒拘牽文義、全不反之身心、則即此記誦之心、已與聖賢爲己之志全不相似。又安能得聖賢之微言大義、而以爲聖學梯航。是以家有成書、人專一說、講愈紛而經旨愈晦、爲經之賊、其固然矣。歷漢唐及宋千有百年、得朱子興焉、著集注一書、而古人如揭。朱子非好爲治經、以資口說、奈羣說藁蕪、聖經以晦、以心得爲立教計、則不得已而有言、而當時猶或以理會文義毀之、不亦惑之甚乎。自有朱子集註、學者於經旨已無旁求矣、而元明以來、以八股時文取士、則於是乎復移朱子之說以役詞章、而講章家治經亦多爲八股計、便於八

股者收之、不便於八股者棄焉、而投疵抵隙、講訟益繁。嗟乎。自勉齋諸賢躬承師說、雖閒能有所發明、何王、金、許、陳、胡、吳、史而下、已浸浸乎失微言之緒、況有明大全之纂、上之爲成祖篡弑之君、下之成於胡廣、金幼孜諸庸人之手、又安能得聖賢之旨、而決擇於羣言得失之林。以故或朱子所非者而復載之、或朱子所取者而復畔焉、又或朱子所嘗言而意旨別屬者、又彼此混附、而不察其言之有因、而況其每下焉者。及至陽明、龍溪輩出、大暢陸學宗風、卓吾、龍江諸祿人復援爲三教一宗之說。啓禎之世、所號墨士文人、皆莫不以畔傳離經爲事、朱子之道、或幾乎晦矣。即其號墨守程、朱、斤遵注、如蔡、林、顧、劉輩、其所立言、亦或陰與註背而不自知、而他又何望哉。迄至於今、羣喙爭鳴、日新月盛、則又苟利八股、無復道謀、或自相矛盾而不蒙、或俚俗尖纖而不避、經之賊也、不依然在室



而不在門也歟。至若爲文、亦本期以傳經義、而士子顯榮在念、則惟恐不以奇拔勝人、衡文者亦第欲觀士才情、於是割裂經言、上牽下搭、遊戲怪險、無所不至、欲於此而期於傳經、不愈離而愈遠哉。即或遵守矩矱、期得平正、然學者亦方唯求工於文法之不遑、而遑以反之身心、以與聖經印證、是文以祆文、經以賊經、經以文祆而賊愈甚、雖有朱注、其謂之何。紱自厭棄舉業以來、其於四子之書、體驗有年、雖質本愚蒙、而研求亦幾一得、顧以時下講章無慮百家、業擅專門、猶將十室、何庸更執一說、以益覆瓿。乃同堂講習之餘、又見夫錯說糾紛、幾使學者茫無所適、遂令鄙見耿耿於懷。爰是不能自己、復會羣言、辨譌糾謬、期見古人之心、以貽躬修之助。初意只鋤繁穢、不爲講家、又以不愜人心、難於貫通、故於各章亦略爲揆文順講、文義之細、時復訓繹。而辭旨明白、無他異說者、則亦徑

略之。然是編之成、與時下講章強半齟齬、況以學究迂言、強聒乎攘臂文壇之耳。南轅北適、不合審矣。顧性非經書無能消日、營心載籍、復敝筆研、聊以自娛、非問世也。第經賊文祆、吾知自免、古人可起、不易吾言。且文以理生、經從心得、藉使理無少謬、文亦何患不工。而天下祇有此理、人心寧遂不同、安在其必不合於時、則學者或取而玩焉、亦未必無當於時文也。顧以時文而講經、則亦終非吾志云。

理學逢源序

理一而已、自四子六經以至周、程、張、朱之所演繹、載籍雖繁、要不過欲人反求之於身心、而得其天性之本、然則以是見之行事、以實踐而力行之、而於以措之民物、莫不皆準、此千聖所同符、古今無二致也。然而事物之交至變至蹟、天人之故玄遠幽微、豈末學所能猝睹。而況乎異端邪說與夫記



誦詞章之學、又從而汨之、使高焉者必惑於寂滅虛無之說、而下焉者又役於功名富貴之途、卒之無得於己、吁嗟乎、不究其源、不知其理之一也。不睹其蹟、不知其分之殊也。異端棄事物而寂守此心、既賊其本、末學以爲人而慕於榮祿、又賊其枝。賊其枝、是傷其本、傷其本、枝從而亡。異學之流不息、大道之本不明、是邪說誣民、幾於滅熄、可無懼歟。顧大道之行雖晦、而性命之正自存、學者亦惟是窮理致知而於以徐探其源、則異學之偏辭又不能惑。反躬實踐而於以真知其味、則當世之榮祿有不足搖。而欲窮理致知、反躬實踐、則舍四子六經之書及周程張朱之教、其末由也矣。乃經書具存、先儒不遠、而苟非居敬持志、以沈潛反復於其間、又何能以不惑乎他而幾以自得也。絃嚮者嘗輯理學逢源一書、蓋亦欲以是自求於身心而得夫天性之本、然因是經書所得、輒以類識之、欲

使弗忘、而亦欲同志有人、亦或因是書以窺聖學之旨、非敢以著書自負博洽矜人也。顧曩時所輯猶未免雜亂無章、恐不足以窮聖學之蘊、邇因與麗南往復談論、還復潛心理會、補闕刪蕪、定書凡十二卷。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倫常之著、自方寸隱微之地以達之經綸斯世之猷、亦庶幾井井有條、通貫融徹、所以反求身心以探夫天命之本源者、亦可不待外求而得終身焉足矣。但是編分條別類、援引經書、有似以徵求典故以副時望者。然條類雖分、指歸則一。援引雖雜、脈絡自通。闢異防流、反經衛道、意思所存、無不可見。茲固藏之篋笥、用以自箴己耳。異日當有得是書而讀之者、其亦覽余心而深察其意之所存、則慎無以尋常類書視之焉可也。

讀參同契序

參同契者、言易以及黃老家言及丹經之說參合

之而無不同符合契也。其說本養生方技之談，而附會於大易以立言，非其情矣。顧人物之生也，氣以成形，理以成性，理氣相與爲體，其原皆出於天。理則健順五常之德，氣則陰陽五行之秀，是固有同符也。陰陽之變合，大易備焉。故凡醫藥、尅擇、青囊、丹竈、雜家小技，無不以易爲宗。雖得粗遺精乎，亦小道可觀矣。粵自漢唐以及於宋初，言易者但知有文王後天卦位，而伏羲畫卦本原爲先天卦位者，則概未之見焉。而此篇所謂乾坤門戶、坎離匡郭、震受朔符、巽居望後、兌以上弦就盈、艮以下弦歸晦，則於伏羲卦位猶髣髴見之，是必有所承也。其爲說也，雖主於丹竈，而攝生有道，務於固斂其精神以順時動息，君子不盡廢焉。若夫國家政治之務，人倫日用之行，彼固未嘗捐捐，則與異端之廢倫賊道者，固不同科。而其他小數馳驚煩支，以爭福澤，又不如此篇之守約也。是以朱子於此

書亦未嘗不留意焉。竊於此誠有取乎，抑所見固有在矣。絃因是錄其全文，而亦或略爲之說，以識所見。謂其言猶是，其讀之則唯其人也。

讀近思錄

程伯子言生之謂性，其所以不同於告子者，告子所謂生，離理於氣而言生者也。程子所謂生，合理與氣而言生者也。蓋非氣則理無所附，非理則氣無所主。氣而無理，則冥滓者耳。何以有生，何以秀而最靈。惟是此理既附於氣以有生，則氣有剛柔純駁之殊，而理以因之以有知仁，愚不肖之異矣。況理無爲而氣有欲，則聲色臭味安佚之投，孰不從聽視嗅食身體而緣。而敗度敗禮，機械爭奪相殺之惡，又孰不從聲色臭味安佚而起。而凡欲之所緣，又皆乘氣之所偏而附。夫既與生偕來，則安可不謂之性。是故程子曰：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。惡不可不謂之性，以生言之故也。水不能不流，水



流之勢有緩有急、有悍有弱、有平、緩弱則淤淖易停、悍急則沙泥易汨。是故有終無所汙者、有未遠而濁者、有遠而不能不濁者、有濁多者、有濁少者、濁亦水之氣幾爲之也。然而清者、水之本也、澄之則清其本、清亦可見矣。故曰性本善也。性者、人之所得於天以生之理也。率是理而和以出之、無不善也。乘於氣而出之、則剛柔過不及之閒、曰流而曰趨於惡也。論性之說、莫詳於程子此條矣。曰觀天地生物氣象、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。程子真灑然也。孟子言惻隱之心、是以已發之情言。程子言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、則以性言矣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、見得天地生物氣象與我爲一也。人人有是氣象、但日日攪亂於形氣嗜欲場中、此意遂不復見。偶爾見之、亦不解自家領取。

孟子曰、若夫爲不善、非才之罪也、主言性善也。程子曰、才有善有不善、性則無不善。言理氣之分也。

才即氣質之性、才即知覺運動。知覺同而明暗異、運動同而靈蠢異。微獨人與物殊、即人之與人、物之與物、同類中又各倍蓰無算。此皆得氣不同之故。氣清者嗜欲寡而義理明、易與爲善。氣濁者嗜欲重而義理暗、易與爲惡。此理反覺無權、此才有善有不善也。然天生人而有是知覺、則雖有明暗、而皆有知覺同。天生人而有此運動、則雖有靈蠢、而皆能運動同。而此所以生而爲人之理、又皆未嘗或異。人肯以此知覺反求其理、則於理皆所本知。以此運動踐行其理、則其理皆所本能。是故夫婦之愚、可以與知。夫婦之不肖、可以能行。故曰智所以知此也。仁所以體此也。勇所以強此也。智仁勇三者、天下之達德也。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殊、及其知之成功、一也。中庸三達德、原兼氣而言、故就中有生安學利困勉之異。智即知覺、仁即運動、勇即此知覺運動之可用困勉處。人惟逐於形氣嗜欲、而不肯察識擴充、所以

不能盡其才、故孟子曰、非才之罪也。孟子亦原非不知才有不同、但不使人得歸罪於才有不同耳。但孟子於才上未肯分別個不同處明白、致荀、揚、韓、蘇輩反執氣以言性、故朱子取程子之說爲密也。

伯子以記誦博識、作文工書等事、皆爲玩物喪志、誠以人之心須務使廣大高明、而不可一有偏著、有所好樂、則必不得其正也。然其於讀史、則又逐行看過、不蹉一字、而於作字時、必甚恭敬、則又可見其盡精微、道中庸之功、原未嘗有偏廢矣。謝上蔡於喪志之言有悟、而每將此語接引博學之士、乃上蔡過高處、往往入於禪學、則高明邊多、而精微邊少矣。故程子有扶起一邊、倒了一邊之警、而良知家獨喜稱明道、是惡知明道歟。大抵學道人第一須是主敬、而敬者非徒小心謹慎拘迫之謂、務使未事時心無一事、提著事心便在事、放下事

心中依舊無事。能如此、則百應不窮、以此心窮理而理精、以此心篤行而行篤、以此心與人而人已交盡矣。彼玩物者、心常滯在物上、則雖是讀書寫字、未嘗是不好事、而牽絆此心、不得靈活、一向陷溺去、亦幾如美色淫聲、無以復異矣。所謂匪正有眚、不利有攸往也。非喪志乎。但人心最活、欲使此心虛靜、無事時、白日青天、胸中都無一物、此亦最難得之事。故宜使此身常事正事、不得荒怠、然後有以防閑此心、以歸於正。其無事時、則或遊覽山川、怡情花鳥、觀其天趣、悠然有會、皆可以動盪心胸、除其塵穢、而不以拘迫失之、要之不可一向好著耳。此玩物適情之與玩物喪志、又有不同也。

影堂之立、若據古人立尸之意、則雖畫得稍有不似、亦似無害。然此亦後世之禮、更恐有少孤、或親死已久、親之容像不能盡憶、雖或能記憶、而畫工不能如吾意以畫之、則畫得不似、反於心有不安